旅行日记（1）——孤独启程日

然后，车动了。

开始了，我想。

这就是开始了。我的旅途。

六月十四日晨 四点

爸爸起床送我去火车站，他穿着一件大红色的T恤，在灰黑的天色中一路无言。

路上有人，有车。清洁工和拖垃圾的大爷，空出租车和担着蔬菜的三轮。

车窗外掠过一个散步的爷爷，我想起朋友圈里的寻人启事，拿出手机确认，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机了。

真是个好兆头。

检票的时候我强行拥抱了他，我寡言的父亲，然后他就转身离开了。

闪亮的大红色逆着乌压压的人流走出了候车厅，一次也没回头。

我一直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一句话：看似留恋的人会走得更远。

上车的时候，天已经变成了蓝色。

列车员很帅，表情不多，话也不多。

车上的人横七竖八的在睡觉，这样的场景很熟悉。就好像我只是假期结束要回学校一样。

然而我的大学生活早已在一年前彻底结束了。

然后，车动了。

开始了，我想。

这就是开始了。我的旅途。

六点。  
我一直没有睡着，神经绷得紧紧的。  
车里突然开了空调，冷气像水一样漫过来，我抱紧我的包，感觉空气在不断地降温。

我突然想，这辆车也许出现了什么意外。

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温度不断降低，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慌乱的列车员找不到列车长，驾驶室被锁上了，和温度相反，列车的速度越来越高。

列车没有在经停的车站停靠，一路飞驰而去，窗外渐渐刮起风雪，车厢里的温度跌破冰点，乘客们拥坐在一起相互取暖。

就在列车在我脑中的茫茫冰原里凄凉地行进时，冷气突然被关掉了，周围的温度开始回升。

饥饿像挖掘机一样从胃里开了出来，我剥开了一个粽子，刚剥好就从手里滑了出去，还在旁边小哥的身上弹了一下，然后滚到了地上，  
小哥对粽子的攻击表现出宽容：没关系。

我一点也不在乎他有没有关系，我心疼我的粽子，心疼到无法自拔。

处理好粽子的后事，我撑着头看向窗外，耳朵里塞着耳机。

灌木丛和田野在窗外掠过，在蒙蒙的蓝色天光里，像莫奈的《麦田》。

渐渐地，我竟在这摇晃中睡着了。

再睁开眼，车已经驶入了南昌站。

从火车站出来，南昌在下小到看不见的雨，这却是个谋生雨，有大妈在出站口声嘶力竭的卖伞。  
找到了机场大巴，票务员问了我几点飞机，然后告诉我昨晚南昌暴雨，原路塌方需要绕路，现在又是早高峰，我坐大巴一定赶不上，让我坐快线。然后我被他带到了一辆黑色的私家车旁，说这就是快线，比的士便宜。

“便宜是多少？”我问。

“一百三。”他说。

真的好便宜，我想，可惜我太穷了。

“我没钱唉。”我说。

“打的更贵，要三百的。”他极力兜售他的便宜。

“我也不打的，我去坐大巴。”特么我坐早上四点的火车过来你还告诉我赶不上，我爆炸给你看哦，说完我抬腿就朝大巴走。

“等等等等，你要发票吗？”他一下拉住我，换了副神秘兮兮的腔调。

我看了看我的旅行包和破洞裤：“不要。”

“不要发票一百给你坐。”

一下少了四分之一，他可真是个友善的人，我被感动了：“我没钱唉。”

“一百你也没钱啊。”他震惊了。

就在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出羞愧时，他问我：“多少你有钱。”

塌方的事不知是真是假，我报出了我的血本：“五十。”

结果他一口答应了，答应之前还和我拉扯几下：“哎呀哎呀六十。”

我也拉扯几下：“哎呀哎呀那我没钱唉。”

他拉开车门：“哎呀哎呀五十，赶紧走吧。”

我就这么上了车，身后的大背包快把我从椅子上挤下去。车上还有一个小哥和小姐姐，相互不认识，谁也没有说话。

我突然有点害怕，万一这辆车根本不会去机场怎么办？

我捏了捏手机，停着机没法把车牌号发出去。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车牌号。

车里在放广播，说新闻说天气说路况，男女主播像在比谁的口误多，十句话八句有结巴。

我一路在反光镜里盯着司机的眼睛，直到车子上了高速。我看到了机场的路示牌，看到一个不够，看到第二个才放心。

应急车道里停着一辆锈得不成样子的黑色轿车，清冷雨气里像在演生化危机。

结果我在八点就到了机场，提前了四个小时。

我坐到一边剥开了第二个粽子，差点又给我滑出去，一定是它有问题。

我狠狠地把它给吃掉了。

安检完我坐在候机厅里玩了两个多小时的手机，中途妈妈打电话过来，说已经充好话费了。

旁边几个大叔围了一圈在打牌，叠了三个行李箱当牌桌，坐着六个，站着两个，像个超人气男子天团。

我突然开始想家，我为什么要一个人跑到这样陌生的地方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照应，我再一次问自己，问得自己委屈。

下午六点，我终于到了海拉尔。

这里的太阳还像正午一样撒着欢，让我产生了时差的错觉。

我上了一辆的士准备去旅馆，路上司机大姐推荐我晚上去古城夜市转转，瞎扯几句后她就开始聊微信。

语音聊。

她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按着语音键，一下看着车前方，一下看着手机屏，身子弯下去，嘴巴努力凑到固定在仪表台的手机边。  
语音说到一半，车子朝一旁歪出去，车外猛地响起一阵喇叭声。

她烦躁地把方向扭回来，为刚才说废的语音皱起了眉头。

我心惊肉跳叹为观止。半分钟后，我发现她没有系安全带。

车子开了二十分钟到达目的地，下车的时候她亲切地对我说：“祝你玩的开心。”

我订的是民居改装的旅馆，房主邀我到她妹妹家去坐坐，是个满面慈爱的阿姨。

“我们先去姨家去坐坐吧。”她问我。

我说好，心想她的姨该多大了，我应该叫奶奶吗？

到了之后，一个比她年轻一点的小阿姨来开门，房主说：“来，孩，把包给你姨。”

我面不改色心不跳，我是孩，姨是我姨。

坐下后，房主问我：“孩，喝水吗，姐给你倒一杯。”

嗯，她是我姐。

过了一会我姨从我面前走过，我朝她笑一笑，她也笑：“嘿，这个孩。”

又过了一会，一个状年男人从里面的房间走了出来，房主跟在他身后，朝我说道：“你不是要去古城溜达吗，你哥正好去那办事，你要不坐他车去？”

于是我就上了我哥的车，一路尬聊。到一个红绿灯，我听见路口一个水果摊上小喇叭一直在喊：咔咔甩卖！一块钱给四斤！

这可真有趣，一块还是几块，我听了几遍都没有听清。

这个时候，那个老哥突然假装很自然其实很明显地偷拍了我一下。

我嗖的一下警觉起来，第一个反应就是：拍照估价。

把我照片发给买家，看看值多少钱。

应该能值很多吧？这是我的第二个反应。

绿灯亮了，他两只手还握着手机，脚下已经踩动了油门。我心里升起一个猜想，低头一看，果然，他没有系安全带。

我假装没有察觉他的偷拍，继续和他尬聊。

可能是价钱没谈拢，最终我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海拉尔的古城夜市。

七点半的天还是大亮，但人已经非常多了。

城头是毫无亮点的重檐楼，半古不新，模样一般，十分常见。

我走进去，走过一个广场，看见了所谓的夜市。然后我发现，所谓的古城夜市就是一个古城楼加一个普通的广场加一条普通的小吃街，特点是热闹，全国各地都有的热闹。

小吃街里有长沙、重庆、海南、北京、新疆天南地北的各色小吃，唯独没有海拉尔的本地美食。

且都是些烤串、丸子、臭豆腐这些一个人吃怎么看怎么奇怪的东西，于是头一次，我走过一条小吃街却什么也没吃。

建筑没有民族特色，夜市没有风土人情。除了一支走心的广场舞，也在不记得哪个城市看过了。

我又失望又难过。

本就被孤独和无助感侵袭了一天，眼下更加被这样的热闹伤害得无地自容。

我离开成双结对的人潮，买了块雪糕边吃边导航走回去。所有的街道都已经被城市化，了无看点。

走回那个路口，我终于把小喇叭里的声音听了个清清楚楚：咔咔甩卖，黄桃三块，十块钱给四斤。

然后我买了半个西瓜。

进小区的时候，那个老哥把我的包背了下来，领我去我订的房间。等电梯的时候他突然和我说：“其实你的口音和我们这挺像的。”

空气突然凝固了两秒，我一下子不知道回什么，虽然我是个音盲，但江西和内蒙的口音十辈子也像不到一起吧。

而且我觉得我说话没有口音啊！

于是我干笑两声，字正腔圆地说出了我最标准的普通话：“是嘛。”

八点半，天终于暗了下来。

房间很新很干净，我终于坐到了床上，浑身放松。

我抱着西瓜开始吃，结果它难吃得让我想哭。我想起自己出发前的豪情壮志：旅行是一个人的事，这样才会有所收获。

现在看来，就是屁话。